

海上郵遞員

馬真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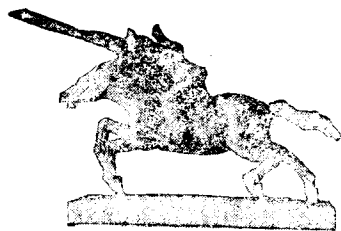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海 上 郵 遞 員

馬 真 划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海 上 邮 遞 員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馬 真 划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228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字數 82,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价(6) 0.26 元

前 記

近几年來，浙江海防前綫的部隊，在党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援下，經過艱苦緊張的鬥爭，把浙江沿海大大小小二十多個敵占島嶼全部解放了。戰士們就長期地、艱苦地守衛在這些島嶼上，積極幫助島上人民重建家園；並且努力學習，加緊訓練，為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為解放台灣而進行着頑強的鬥爭。

作為一個部隊新聞工作者，我曾經參加過這些鬥爭，並不斷地報導了海防前綫的英勇鬥爭。但是祖國人民，特別是在建設崗位上的青年，他們仍不斷地寫信給戰士，要求向他們報告一些哪怕是零碎片斷的海防鬥爭情況，為了這個，我才把這些海防鬥爭生活的片斷整理出來，湊成這本集子。這裡十幾篇文章，是以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的，其中大多數文章在新華社和地方黨報上發表過。現在，我把這些粗糙的東西集起來，獻給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青年同志。其目的，在於讓我們各個戰綫上的戰士們，互相了解、互相學習，為社會主義建設，為解放台灣，為人民的和平幸福，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

作 者 一九五六年五月於海防前綫

統一書号：10078·1228

定價：二角六分

目 次

前記.....	I
飛兵挺進大鹿島.....	1
荒島上的喜悅.....	9
“光榮島”.....	19
觀察鏡里看勝利.....	25
前綫的眼睛.....	29
“太平号”沉沒記.....	34
炮轟披山島.....	36
空軍的獻禮.....	40
一幅西湖風景畫.....	44
海上郵遞員.....	49
兩個普通的水兵.....	57
开路先鋒.....	65
一江山島擒匪首.....	71
永遠活着的戰士.....	80
烈士千古.....	88

飛兵挺進大鹿島

在浙江溫州市正東的海面上，排列着大鹿、小鹿、鷄冠、羊嶼等四個海島。這四個海島以大鹿島為最大，地形陡削，滿島荒涼，是敵人的守備重點；鷄冠島最小，但卻有幾家漁民，散住在小山坡上。

這四個小島相距不遠，像是大海里伸出的四個拳頭，聚集在浙東海面上。浙江大陸解放以後，蔣軍的“反共剿匪第四十二縱隊司令”何卓杈就領着些殘兵敗將把這些島盤踞住了，大肆捕捉漁民，進行敲詐勒索。從此，沿海漁民不敢出海了，眼看着漁汛到來，可也只得錨了漁船，到山坡上開荒地，過着飢一頓飽一頓的困難生活。

守衛在海防前線的戰士們，看着漁民們那愁苦的面孔，听着老大娘們反復訴說着敵人敲詐勒索的暴行，個個氣得瞪着眼睛，着急地說：上級快下命令吧！讓我們去把大鹿島拿下來！

久久盼望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九日這一天，我某部一營的戰士們接到了向大鹿島進攻的戰鬥命令。這一天，春雨綿綿，戰士們冒着雨，連夜趕到進攻出發地，等待發起攻擊的命令。

二連一排長王國洪接到了十多張戰士們的決心書。排長的心里也像戰士們一樣，巴望着打個漂亮仗，讓大海里飄滿點

点白帆。他冒着雨，把战士們帶到海边上，在沙灘上用沙石作成了大鹿島的模型，詳細地向战士們介紹偵察兵們所了解的大鹿島的地形和敌人的設防情况，然后，他指着大鹿山，对战士們說：

“敌人是些海匪，不經打，但我們不能麻痹輕敌，一定得謹慎小心，一个不漏地歼滅敌人！”話沒說完，战士們就搶着說：

“排長放心，我們向毛主席宣誓：保證完成这次战斗任务！”

于是一排的战士們，在排長王國洪的率領下，冒着細雨，面对着不远的大鹿島，齐声宣誓：

“解放祖國的土地，为沿海人民报仇！”

下午六点鐘，坎門鎮的海边上挤滿了老百姓，他們自动組織了担架隊、救护隊，准备了开水、雞蛋，送战士們上船。岸上，老鄉們向着慢慢离去的战士們招手：

“同志們！勝利归来！”

船上的战士們也举着槍，回答岸上的欢送：

“老鄉們！我們保證完成任务！”

“向着大鹿島，前進！”

突击船开始出發了。排長王國洪站在第一号船的船头上，帶着突击排前進。夜，雨停云散，銀白色的月光明晃晃的，海上閃耀着亮晶晶的浪花。战船在前進着，大鹿島的暗影越來越大——接近了。

战船悄悄地前進着，浪花敲打着船舷，發出輕微的响声。大鹿島上的敌人完全沒有想到解放軍來得这样迅速和突然，直到突击船离岸只有三百多公尺，人民海軍的大炮向大鹿島

开火的时候，敌人才慌乱地打起枪来，这时候，大鹿岛就像个露出海面的大鼓，我们的大炮在上面“咚咚”地敲得山响。在这样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们的突击排开始登陆了。

大鹿岛的四周都是悬崖绝壁，海水里的石头长满了青苔，非常滑，战士们向上爬的时候，很多人都滑得趔趄。突击班副班长刘国福在跳水前进的时候，一脚踏在滑溜溜的石头缝里，“喀嚓”一声，一条右腿拐断了。他拖着条失去知觉的腿，爬到一块大石头跟前，见同志们爬不上前面的陡坡，就说：“快踏着我的肩膀往上爬！”同志们不知道他是个伤员，就踏着他的身体爬上去了。这时候，在山上向我们射击的蒋军士兵们，见解放军四面八方的爬上来，有的吓得往防空洞里钻，有的丢了枪往第二道交通沟里跑，乱得像一群鸭子。

第二道战壕设在半山腰上，有斜切的交通沟，有贯穿交通沟的地堡群。排长王国洪带着突击排往上攻，忽然一颗子弹穿进他的肚子，血，顺着大腿流到石头上。他不顾伤口，继续喊着口号往上爬。二班的机枪手王志学端着机枪冲进敌人的交通沟，拉开机柄，嘩嘩一阵子扫射，把不肯缴枪的敌人全消灭在交通沟里。光他这挺机枪，就打死廿多个敌人。他自己头上负伤了，鲜血流在脸上，可是他兴奋得也不知道疼痛，只顾咋呼：

“同志们，我们占领了主峰，大鹿岛拿下来啦！”

“让船老大带个信给老百姓，我们完成任务啦！”

激烈的攻击战只打了半个多钟点，大鹿岛就拿下来了。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新战士当场立了个二等功。

这个新战士名叫许俭，是个才廿一岁的小伙子。他乘的

那条船在靠岸的时候，忽然給海底的石头“扎”住了。这时，敌人已經發現了目标，子彈一串串地打過來。許儉想跳水，忽然覺得右脚一麻，他一摸，滿手是血，負伤啦！这是个緊張的关头，在船上多停留，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許儉想到这里，就不顧一切地跳下海，向岸上游去。登陸以后，他因为流血过多，渾身沒有力气。这时候，战斗正打得緊，可不能掉隊呀！他來不及包扎伤口，就忍着痛向山頂冲击。正前進着，突然从交通溝里跑出兩個敌人，看样子是想往山洞里逃的。許儉把槍一舉，只打了三發子彈，這兩個敌人就倒下了。他背着繳獲的槍，又向山頂跑去。从山下到山頂，他走过的地方留下了点点血迹。战斗結束後，軍医給許儉开了刀，从脚背里取出一顆子彈。許儉奇怪地說：“我只当是受了点外伤，却原來还有顆子彈埋在脚背里哩！”

当天晚上，送战士們出征的坎門人民听到了勝利消息，都忙着筹备慰問的东西，滿街呼喊着：

“解放軍打得真好，比飛还快呀！”

“消滅了敌人，大鹿島解放啦！”

大鹿島解放了，然而还有个奇妙的故事。

部隊上島以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但是当登陸部隊在山頂会师的时候，却發現了一个奇怪的情况：除了被打死的敌人以外，其余的敌人虽然一个也沒有跑掉，但却一个也不見了。他們哪里去了？

原來，大鹿島上有許多天然的山洞，蔣軍士兵們在解放軍攻上島子以后，就都鑽進山洞躲起來了。有些山洞生得很奇

怪，洞口外面低，里面高，漲潮的时候，海水淹沒了洞口，但洞里却灌不進水去；等退潮以后，洞口又都顯露出來。敌人仗着地形熟，就藏在这些洞里。战斗結束以后，战士们發現了这个“秘密”，就滿山搜洞，大家都說这是“捉螃蟹”。几天过去了，战士们从洞里抓出了不少“螃蟹”，可就是沒捉住敌人少將司令何卓权。战士们气得說：“你就是鑽到海底龍王那里，我們也要把你抓出來！”

六月九日，这是大鹿島解放以后的第十二天。营部炊事房里的豆腐干又給什么人偷去了。炊事員朱定义气得厉害，他知道这一定是給“螃蟹”偷去的，但就是不知道螃蟹洞在什么地方。原來，这么些天了，藏在洞里的敌人經不住餓，到了半夜趁潮水退了的时候，就爬出來偷吃。朱定义每天都防备着，想抓个活的，可是这天晚上一疏忽，豆腐干又給偷去了。

营部听了朱定义的报告，就派一连指導員帶三班副班長譚春華、二班战士周英豪去搜索。他們剛走到海边，就發現一个石洞，有一个敌人正往里面鑽。譚春華赶忙打了一梭子自动槍，沒打着，那家伙鑽進去了。指導員仔細一看，这石洞很深，洞口緊貼水边，真是个絕妙的“螃蟹洞”哩！

指導員帶着两个战士在洞口喊起話來了，可是里而不答腔。指導員向周英豪使了个眼色，周英豪就把自动槍拉得嘩嘩响，接着大声吆喝道：

“快出來，要拉炸藥了！”

这一喊，可把洞里的“螃蟹”吓坏了，他們知道一被發現，就沒法“堅持”了，于是几个敌人就举着手爬了出來。最后爬出來的是个滿臉絡腮胡子、衣服破爛的家伙，他举着一支生了

鏽的卡賓槍，吃力地爬出來。大概好久沒見陽光了吧，他一看見三班副班長那支雪亮的自動槍，就吓得滿身發抖，像打擺子似的。這個人就是蔣軍的“少將司令”何卓杈。因為餓壞了，他一出洞口，就癱倒在地上。

聽說抓到了“大螃蟹”，營部參謀駱森土和通訊員小王都跑來了。駱參謀一看這位“少將司令”的上衣口袋鼓得老高，以為是武器，一搜，哈，原來是一袋海螺。何卓杈指着這些海螺說：“吃這個熬了十來天，再也不行了。”通訊員小王朝垂着頭的何卓杈瞅了一眼，說：

“怎麼，吃這個？你們的美國罐頭呢？”這句話，把大家都說笑了。

不久，蔣軍“上校副司令”徐克強，也給從洞里拖出來了。活捉敵人司令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島嶼。炊事員朱定義還編了一首快板：

“司令”、“副司令”，
只會鑽山洞，
一個裝螃蟹，
一個裝海熊。
解放軍，真英勇，
翻山頂，搜山洞，
挖螃蟹，抓海熊，
一網打盡不落空。
.....

大鹿島解放後，附近漁民們可以自由地下海捕魚了。但

是蔣軍是不甘心死亡的。六月十九日，胡宗南組織了殘余的蔣軍，從海上向大鹿島和羊嶼島“反攻”。他們偷偷地摸到大鹿島旁邊的羊嶼島，想乘我不備，來一個偷襲。當時，敵人數量比我們多，而且又是偷襲，所以一開始，他們就摸上來，把主峰佔領了。我們島上的步兵和炮兵拿起刺刀和手榴彈，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高射機槍排四班副班長潘金元用高射機槍打沉了敵人兩艘木船，把兩個班的敵人打翻在海里。當他的子彈打完，六、七個敵人向他包圍上來的時候，他滾動了山上的大石頭，把敵人砸下山去。等步兵趕來支援他的時候，他已經負傷了，臉上，身上，流滿了鮮血。他緊抱着槍，對同志們說：“守住陣地，我們一定勝利！”說完，就閉上了眼睛，他為祖國、光榮的犧牲了。

激烈的爭奪戰連續了兩小時。島上的戰士們用頑強的戰鬥打敗了敵人，保住了陣地。胡宗南親手組織的“反攻”，還沒有碰到我們的主陣地——大鹿島，就被粉碎了。

島上的戰士們從反擊戰中深深地体会到：大鹿島雖然是一個荒涼的小島，在這個島上連棵小樹也沒有，但它是祖國的神聖土地。守住它，沿海漁民就能很安全地下海捕魚，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更有保證。因此，戰士們重修工事，警惕地守衛在這個前哨小島上。當坎門鎮的人民把一面錦旗送到島上來慰問戰士們的時候，戰士們說：“老鄉們，你們安心生產吧！有我們在這裏，這海島就永遠是我們的！”

島上的生活是很艱苦的。海風吹進戰士們的帳篷，使大家睡不好覺；從大陸上送來的淡水常常不能充分滿足戰士們的日常需要；每天，戰士們看到的是海水，聽到的是浪聲。然

而，战士們的心却时时刻刻和大陸連在一起。每天早上，他們都要讀一段祖國建設的消息，看看祖國建設的圖片，接着就在荒島上學習軍事技術，或者动手建設他們的前綫家園。战士們常說：

“我們的脚下不是孤零零的小島，我們是站在祖國的門坎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荒島上的喜悅

在浙東離大陸不遠的海面上，有一個地形挺奇怪的荒島，它不圓也不方，橫七豎八地擠在一堆，倒活像個大螃蟹，平放在海面上。在島的東南方，遠遠地伸出了一條彎曲的“蟹腿”，在這個“蟹腿”上，有一個長芋村。這村里住了十二戶人家，其中除了一戶姓張的老漢以外，其餘的都姓李。在以前，十二戶人家中共有四十一個人，九條漁船，十六間草房。各家的盆盆罐罐、小雞小鴨也從來沒有斷過。每逢過年過節，他們就搖個小船到大陸上買點油鹽，或者扯幾尺布，打把鋤頭，生活還將就過得去。

一九四九年冬天，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在趕出大陸之後，逃到這個島上。這些人，像些黑煞星，搶去了所有的船，佔住了較大的草房，擾亂了島上人民的平靜生活。從此，用當地人民的話說，就是：“島上生了瘟疫，再也沒有歡笑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是個暴風驟雨之夜。島上的漁民李西法帶着一家老少擠在一個漏雨的小草棚里，孩子們好幾天沒吃東西，餓得哇哇直哭。忽然，外面砰砰拍拍打起槍來，住在附近的蔣軍“保安隊”沒命的往山上跑，槍聲和雷聲攪成一片。李西法一看不好，連忙冒着雨跑出來，狂喊着：“快跑呵！打

仗啦！”左鄰右舍的人一聽這個消息，也顧不得帶東西，一齊跑到山岙，鑽到亂草堆里去了。

黎明，雨停了。解放軍的戰士們在消滅了全部敵人之後，來到了長芋村。村里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幾間大的草房里，亂七八糟地堆着些蔣軍的亂鋪草；幾間破漏的小草房里，有些地瓜叶子，角落里還有半鍋和着粗糠的地瓜湯，像是有人住過的樣子。剛才繳槍投降的那些蔣軍也說島上有幾家老百姓，可怎麼現在一個也不見了呢？

副排長于廣金和十班長王興初帶着一個班的戰士在村子里休息下來。他們是到這條“蟹腿”上擔任警戒任務的。副排長說：“這兒的老百姓受了敵人的欺騙，可能害怕解放軍，咱們先休息一下再說吧！”說完就帶着幾個戰士放警戒去了。十班長和戰士們看見一間草房上的蓋草被風掀了起來，門邊的木格子也歪歪斜斜的像要倒的樣子，班長說：“這房子要倒，咱給老鄉修修吧！省得他們回來沒地方住！”說着，大家就動手干起來了。

李西法躲在一個亂草堆里，槍聲冷落下來，聽不見什麼動靜了。他挂念着家里的一包地瓜干，這是全家人賴以活命的東西啊！若叫“保安隊”給搶去，那可怎麼辦呢？他悄悄地從草堆里爬出來，遠遠地往家一看，幾個當兵的正爬在他的房子上。這一下可真急壞了他。去年，他的兩間大草房給那些該死的“保安隊”燒了以後，現在只剩下這麼一間小草房，要是再給扒了，一家老少到哪裡住呢？他又恨又怕，硬着頭皮跑下山來。等跑近了仔細一看，那些人是往房子上送草，不像是在拆房子呀！正猶豫着，副排長帶着警戒的戰士看見了他，把他帶

回了村子。

一路上，李西法战战兢兢地跟着走。这些兵粗粗胖胖，滚得满身是泥，可看样子倒挺和气，不像乱杀乱砍的样子。等到了村子，爬在房上的战士们下来了，草房顶上压上了厚厚的一层新草，门旁的木格子也给顶了起来。他可越弄越糊涂了，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

副排长笑着和李西法谈话，问他老百姓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敢回来？李西法还有些不大放心，不敢说出自己藏身的地方，只说：“自从鹿鹿给你们抽筋剥皮以后，大家就怕解放军了。”

“抽筋剥皮”，原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鹿鹿，是这个村的一个廿三岁的青年，名叫李月松。蒋军来的时候，硬逼着他当“保安队”，不干就要杀头。去年秋天，鹿鹿偷偷地驾着小船投奔了解放军。后来，解放军把他送到大陆，在黄岩县路桥镇给他找了间房子，分了二亩半地，给他安下家来。从那时起，他就参加了民兵，积极地搞海防斗争。从他离开岛子以后，蒋军就造谣，说鹿鹿给共产党抽筋剥皮啦！家里的人——鹿鹿的妈妈和妹妹，成天价哭。开始时，她们也不相信“保安队”的鬼话，可是等了半年多，鹿鹿也没回来，于是相信了：鹿鹿给抽筋剥皮啦！从此，她们一听见共产党就害怕，一听见枪声就没命地逃了。

二

随军到岛上作政权工作的地方干部陈同志了解了“抽筋剥皮”的故事以后，就连夜派船去把鹿鹿接回来。鹿鹿这小伙